

黃蓓佳文集

張其成論

江蘇文藝出版社



派克式左轮

作 者：黄蓓佳

责任编辑：黄小初

责任校对：洪育林

责任监制：江伟明 孙 慧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丹阳教育印刷厂

850×1168mm 1/32 插页 2 印张 12

字数：260,000 199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8,300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9-1238-3/I·1150

定 价：66.00元（全四册）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

序

十年之前，留学的热潮在我们身边澎湃地汹涌起来。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满脑子想的都是出国，出去了趾高气扬，没出去的蔫头蔫脑。钻孔打洞，生离死别，人世间为此不知道演出了多少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。

《追你到天涯》和《美满家庭》是两个短篇，写的都是因留学而引出的杀人命案。两个主人公都是很优秀的青年学者，为一个出国不出国的事弄得神魂颠倒，精神失常，最后以死亡来了却一切。我对他们是寄予深深同情和惋惜的。

《飘浮状态》是个中篇，之所以安排在《派克式左轮》之前，是因为可以看做是这个长篇的前奏。费尽心思、倾家荡产地出了国，结局又会是什么样呢？自然是有悲有喜，有哭有笑。我曾经出国陪读半年，见多了留学生的人生百态，篇中的这个故事确有其事，就发生在我去那个大学城之前不久。当然，除女主人公跳楼自杀的事件之外，前因后果的那些东西都是我的想象和虚构。

《派克式左轮》也是根据生活中的真事而写成，只不过一旦成了小说，与真实事件中的人物便没有了多大关系，书中的“鲁杭”是从我笔下诞生出来的孩子，我赋予了他血肉、性情、欲望和行动，读者没必要对号入座。



鲁杭是一位学业极其优秀的从事尖端科学研究的博士，他十八岁考入北京大学，二十二岁获李政道奖学金赴美留学，摆在面前的应该是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。是什么使他异常冷静地置事业和生命、爱情、父母家人于不顾，枪杀数人而后自杀？我们探寻他生活的足迹，可以看见他灵魂穿越黑暗隧道的漫长过程，中西两种文化背景无法彻底交融的战栗，在美国导师面前完全丧失自我的焦灼，同时同胞的优秀学子们之间为生存而展开的绞杀、搏斗、明枪暗箭，逢场作戏的情欲及烟飞灰灭的真爱。鲁杭应该算是生活的强者，他并不是饥寒交迫走投无路非死不可，灵魂深处的痛苦是大痛苦，他追求精神世界的高质量生活，在他对人对世界彻底绝望之后，他才有杀人和自杀的爆发性行动。当然，鲁杭个性的缺陷和弱点不容否认。小说出版之后，有些青少年教育专家们还拿我的这本小说做参照，分析中国当下教育制度对培养人材所起的利弊作用；也有好些美籍人士搜罗了这本书去，做中西文化之类的研究。实际上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我脑子里根本没有装进那么多深奥的思想，我只是哀痛地写出了一个年轻学者自我毁灭的过程，别人想怎么研究，那是他们的事。

目 录

追你到天涯	1
美满家庭	24
飘浮状态	39
派克式左轮	73

追你到天涯

彭卫仁第一次出现全班同学面前的时候，是在新生入学一星期之后。原因是他的父亲死了，身为长子的彭卫仁不得不留下来料理丧事，以至拖延了入学报到日期。

彭卫仁那天穿的是一件中式对襟棉袄，藏青色涤棉罩褂明显看出来很旧了，却极为平整干净，右胳膊上醒目地套着一只黑袖章，无言地诉说一种哀痛。他中等个头，年纪在二十五岁上下，有一张极平常的农村知识分子的清秀面孔，很做作地对大家微笑着，眉宇间却是掩盖不住的忧伤以至拘谨。

那时候我们大家见面都有一种拘谨。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世面，因而总是害怕自己的行为不合规范，为人耻笑。彭卫仁是地道农村出身，猜想他的害怕或许要比别人更甚。

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，初进大学中文系的日子，是被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淹没的日子。对于学习，大家认真到了虔诚，偶尔一堂课上老师顺便说了应该熟背一些古典名篇，于是背书便成了班上的头等大事。吃饭也背，睡觉也背，走路也背。你背给我听，我背给他听，全班背成了一锅粥。

彭卫仁极快地在全班同学中脱颖而出，成了众目所瞩的人。他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背熟了全本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，甚至《左传》和《史记》中的很多段落。他用浓浓的乡音从唇间一个

个吐出那些艰涩难解的字句，轻快地像报出一篇流水帐目。他不卑不亢，神态自若，告诉我们说他从小就有这种过目不忘的本领，否则他不可能从那个偏僻的乡村跃上龙门。他又说他祖父是乡间有名的秀才，教了一辈子塾馆，死于大跃进之后的饥饿年代。父亲五十年代曾经考过大学，因出身原因未被录取，此后一直在村里当小学民办教师，艰难度日，不久前死于肝癌。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低垂着眼皮，手指痉挛地屈成一副弓形，显露出内心的一种顽强意志。

此后彭卫仁又在多方面表现出他超众的记忆和逻辑思维能力。一段时间班上的同学热衷于计算一些趣味数学题目，以此来抵消背诵《楚辞》带来的单调乏味。所有这些迷宫一样复杂的题目只要到得彭卫仁手中，没有解不开来的。他解开来之后就回过头一步一步演示给大家听，没有人不佩服他的思路的周密和精确。大家都遗憾他读错了专业，说他读数学系其实更合适，学中文实在用不着这么聪明的脑袋。他笑一笑说，读什么还不是读大学？当初在乡下填志愿的时候根本不知道高低深浅，随手填了个中文系，就这样进来了。

“五四”的晚上系里搞了个联欢晚会，几个学生干部煞费苦心收集了百来个谜语，一条一条写出来挂在墙上，猜中的人可以领取一份小礼品。彭卫仁进得大门顺次序一张一张扯下那些纸条，然后就报出谜底，领到了一大堆瓜子和糖块。纸条被他扯完一半的时候，全体同学哇哇大叫，齐声向他发出抗议，要把他驱逐出会场，不得再碰那些纸条。他也就顺从地笑笑，用一张报纸包起那些瓜子和糖块，心满意足出门走了。在这之后，直到晚会结束，墙上的纸条便消失得极慢，最终还剩下十来张没人能猜出来。

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，四门功课他囊括冠军。全体同学谁

也没有惊讶，知道这是意料之中的事。人们出奇地平静，因为大家早已习惯了屈服于他的智慧。相反，如果考试中谁的分数超过了他，倒是会叫人大惑不解，怀疑那人是作弊了或者什么什么。

放暑假之前学校来了个通知，说暑假不回家的同学可以在学校里勤工俭学，除杂草或者搬砖头，五毛钱一天。

五毛钱那时候相当于男同学一天的伙食费，不算太多但也很让人动心。

全班报名的结果却只有彭卫仁一个人愿意干。学文学的终归是死要面子，怎么也不肯在别人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贫穷。彭卫仁肯报名，说明他当时家境实在艰难，他实在是无路可走了。

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就是他命运的契机。他坦然地选择了勤工俭学，是否也因为冥冥之中预感到幸运在前面等待着他？

分配给彭卫仁的任务是到南苑清除杂草。南苑是一个僻静的教授住宅区，背傍湖水，中间地势稍稍隆起，平常学生很少走到这里。大约因为教授们大多年老体弱的缘故，杂草在夏日里长得蓬蓬勃勃，肆无忌惮，且盘根错节，异常顽固。彭卫仁出身农村，自然干活是一把好手，除草这活儿根本算不得什么。只是手里的工具很不得劲，只一把小铁锹，还锈得不成样子，怎么使唤怎么不中，气得他把铁锹当成砍刀，呼呼地挥舞起来，胡乱在草丛里砍、铡、刨，累出一身大汗。正是中午两三点钟的样子，抬眼看看附近，除了寥寥几个干活的男生，再不见什么人影，他索性扒下身上的汗褂子，随手晾在一根小树枝上，汗淋淋的皮肤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他惬意地拍拍胸口，觉得光身子出汗也很舒服。

闷着头干活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偶然立起身子，就看见了山坡下默默注视他的那一双温柔的眼睛。他认出来那是本系汉语

专业的女同学，著名《红楼梦》学者詹天白教授的女儿，叫詹小雨。他想她家大概就住在南苑某一栋幽静的小楼吧。他盘算什么时候找个借口拜望一下她的父亲，以便三年之后报考詹教授的研究生。至于别的，彭卫仁暂时什么也没有想到。他虽然聪明过人，却是个老实本分、很有分寸的人。

彭卫仁无论如何没有料到，正是他在阳光下光着脊梁奋力除草的形象，唤起了教授女儿詹小雨心中诗意的美感。纤细文静的小雨意识到了这便是她梦寐以求的自然和力量之美，她捕捉了自己瞬间的感受并加以扩大和升华，而后毫不迟疑地付诸行动。可以说，在这场伟大的爱情战役中，小雨是主动出击者。

小雨当下就跑回家里给彭卫仁端来一缸子凉茶。当时在南苑除草的总共有五六个学生，小雨不给别人送茶而单单送给了彭卫仁，除了他们是同系同学互相认识之外，恐怕还有别的一层意思。彭卫仁从她手里接过茶缸的时候，脑子里掠过了这个念头，面孔就跟着发红发烫，很有些局促忸怩。

“你干吗出这么大力？”小雨轻声细气地说，“你看他们，都用小锹铲草，悠悠地一点儿不累。你这样发狠干活，倒像这些草是你的仇人。”

彭卫仁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下一缸子茶，畅快地吐一口气，回答说：“从小干活儿惯了，挣工分哪能像那样绣花儿似的。”

小雨说：“要不你到我家歇一会儿吧，就在那栋房子里。”她说着顺手一指。

彭卫仁看了看那栋外表普通的小楼，摇头拒绝了。自尊心使他绝不贸然接受这样的邀请，因为他清清楚楚知道他和詹小雨之间出身的差距。他想他如果有一天跨进那小楼的大门，就一定是以詹教授研究生的身分堂而皇之进去。

小雨不因为彭卫仁的拒绝而泄气。她静悄悄地留下来帮助

他干活，把挖出来的杂草捡到一旁，乱砖碎瓦重新拾掇整齐，不慌不忙，极有耐心。每当她站起来的时候，阳光就从她的白丝衬衫透射过来，现出她极为纤细的腰肢。她的鼻子和嘴巴小巧玲珑，眼睛弯而细，时时在对人微笑似的，是那种不十分漂亮却讨人喜欢的女孩子。彭卫仁不由在心中对她有了几分好感，觉得她没有一个教授女儿该有的傲气，温顺而又善解人意，体贴别人恰如其分。

就这样，一来二去，到暑假结束大家重新回到学校的时候，吃惊地发现彭卫仁成了我们班里第一个有女朋友的人。那时候一年级学生谈恋爱并不普遍，爱神之箭第一个射中的却又是彭卫仁这样一个貌不惊人的农村学生，就不由人不瞪大眼睛了。记得班主任还特地找彭卫仁谈过一次话，大意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，不要过早被爱情消磨意志等等。他静静地听着，谦恭地笑着，出得班主任家门就直奔图书馆找詹小雨去了。

我这样写出来，读者一定会联想到中国戏曲中“才子佳人”这样一个千古不变的模式。彭卫仁和詹小雨的恋爱确有点“才子佳人”的味道。具体一点说，身为教授女儿，小雨更懂得智慧和学问的重要，她与彭卫仁的恋爱，更多的可以说是对智慧的爱慕，对才学的爱慕，她是全身心折服在彭卫仁的出众才华之下，因而甘心分担他的卑微出身和贫穷境况。如此说起来，“才子佳人”戏剧的形成自有它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现实意义。

彭卫仁信守他的誓言：考上詹教授的研究生之前决不跨进詹家一步。他甚至要求小雨不要在父亲面前提到他的名字。现在想起来，彭卫仁这种做法，实在是极端自尊背后的极端自卑。身为乡村教师的儿子，他在教授面前未免自惭形秽，因而迫切要想通过改变自身面貌来改变家庭背景。他又非常忌讳别人会在他和小雨的关系上说三道四，他不肯利用小雨来达到任何目

的，相信自己的才华能够为他挣来必要的一切。事实上我们都认为他日后成为大教授大学者是没问题的，他根本不需要靠女朋友发迹。

事情矛盾的地方也就在这里：彭卫仁已经成了詹小雨事实上的未婚夫，他俩早已好到合用饭票饭盆的地步，而彭卫仁出于自尊自卑又拒不肯登詹家的门，这里面未免就有点“阿Q”式的做作和虚伪了。

彭卫仁注定了日后要为他乡村式的固执付出代价。

那年寒假过后我们升入大学四年级，算是毕业班的学生。人们纷纷开始为自己毕业后的出路作打算。

彭卫仁从老家过了春节回到学校的当天晚上，詹小雨就到宿舍来找他，告诉他说，父亲要她到美国去留学，她的亲姑姑在美国，一切费用由姑姑提供。小雨一迭声地问他：怎么样呢？你说说，怎么样？我去行吗？

彭卫仁显然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。在他的生活世界中，能到都市来读大学已经是好中之好，他压根儿没有想到还会有留学这样一条道路。他对着小雨发了半天愣，才回答说：去吧，能飞多高当然就飞多高。

就这样，小雨十分便当地得到了男朋友的应允，匆匆忙忙地开始办理各种手续。据说这当中她曾经恳求彭卫仁去她家见父亲一面，以便父亲确认彭卫仁的身分，然后想办法让他们双双同飞美国。彭卫仁似乎还为此生了气，说小雨并不真正了解他，过低估计了他的能力。他对小雨说，要去美国也要自己去，沾女朋友的光还算个什么男人？

詹小雨办妥各种证件的时间是在这年暑假。她要在八月份飞往美国，适应一个短时间之后赶上秋季入学。整个暑假里小雨和彭卫仁形影不离，显得难分难舍，悲悲切切。小雨千叮万

嘱要彭卫仁毕业之后想尽一切办法到美国去，彭卫仁答应得轻松而且自信。他在小雨的一本织锦缎面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：追你到天涯。小雨当下望着这几个字就哭了，她为彭卫仁的自信而感动，又觉得一切似乎都很渺茫，她除了眼泪之外无法表示心中的忧虑。

终于到了上飞机的一天。事先小雨在家里宣布这一天她的同学都要来送她，因此家里谁都不要再去。对同学们她又说家里要去送她，这就谢绝了同学的殷殷之情。于是在机场就剩下她和彭卫仁四目相望。那时候的大学生远不及如今这么大方，彭卫仁和小雨整整交了三年朋友，临了也不过在机场休息室的座位下面手拉手喁喁话别。小雨再一次提出来到了美国要帮他联系学校，再请姑姑提供哪怕是形式上的保证金，以便他们早日在美国团聚。彭卫仁再一次拒绝了小雨的一片衷情，并且保证他在三年之内一定能踏上美国的土地。小雨为他的决心和勇气而自豪，同时又觉得他似乎把一切设想得过于简单。但是她舍不得也没有理由打消他的幻想。

小雨到美国一个月之后来了第一封信，信中还夹了一张照片，说她目前暂住姑姑家，这是在她卧室里拍的照片。照片上的房间有厚厚的地毯，满瓶鲜花和一盆高大的常绿植物，落地玻璃窗后纱帘飘拂，小雨穿着从国内带去的白绸连衣裙倚靠在纱帘边微笑，面容清秀，神态略带羞涩。她在信中说，她喜欢美国的食物：牛奶、黄油和猪排，还有便宜极了又好吃极了的柑桔。她说美国的女孩子都羡慕她的苗条，她随便怎么吃也不会发胖。

寄给彭卫仁的第二张照片是在她就读的大学门口拍的。她和一群美国男女学生勾肩搭背站着，迎着阳光，笑得开朗而又欢畅。她穿了一条当时国内还算稀罕的牛仔裤，两条腿显得越

发细长，上身是一件水红色带垫肩和飘带的衬衫，下摆塞进裤腰里，露出腰间宽宽的皮带，俨然是异国女郎的派头了。她用轻松自然欢快的笔调这样写道：彭卫仁你要快来！喜欢我的美国男孩太多，他们快把我撕成碎片了，千万千万你要快来呀！

这封信使得彭卫仁脸色一连阴沉了几天。他在宿舍里来回踱步，不断向同学要烟来抽，最后“醉”死过去在床上睡了一天两夜。

毕业的时候大家原以为彭卫仁要考研究生的，结果他没考，原因自然是想去美国。他因为各科成绩出类拔萃而被留校当了老师，其余同学便作鸟兽散，分在全国各地。

彭卫仁本来一心要谋取一个公派留学名额，不料学中文的人根本就很少派出国去，偶尔派出的也是交换学者短期讲学，自然轮不到他这个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。彭卫仁迫不得已只好走另一条路子：参加美国普林斯顿中心的托福考试，然后凭成绩到美国各大学争取奖学金。

彭卫仁在这当中忽略了最最重要的一条：他的英语听力和口语水平。学中文的人向来外语就差，彭卫仁又是地道农村出身，无论他有怎样一个过目不忘的聪明脑袋，英语口语却天生地带有贵族气，彭卫仁费尽心机地玩不转它。听力和口语不过关，托福成绩便总也过不了五百分这一条线，过不了这一条线，联系美国的奖学金便成枉然。

彭卫仁前后考了三四次托福，次次以失败告终。考托福报名需要用美元，彭卫仁不得不用高价在黑市上以人民币换那几张绿钞票。人民币得来不易，彭卫仁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没有任何经济后援，只得夜夜出去赶那些夜大、职大、业大、电大，赚一点额外讲课费用。上课要备课，要花时间，自己系里还有一份工作要做，彭卫仁白天黑夜忙得连轴转，花在外语听

力上的时间便很少很少。外语这玩意儿是个死东西，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全用时间堆成，彭卫仁用的功夫少，水平当然也不见有多少提高。事情就这样成为一种恶性循环，彭卫仁极其被动地在这个环道中绕圈，寻找不到跳出去的办法。

这当中他在黑市上换美元还被公安局的人抓到过一次。电话打到系里，系主任亲自听电话证明他的身分，才被放回来。公安人员大概看在他只换寥寥几张美元考托福的份上放了人，而彭卫仁却在系里大受其辱，自觉无脸见人，抬不起头来。

美国那边，小雨的信是越来越少了。先解释说是功课忙，语言跟不上，很吃力，顾不上多写信。后来便干脆什么也不解释。据本校另外一些新到美国的同学来信说，詹小雨现在已经彻底美国化了，穿三点式泳衣在草坪上晒太阳，抽香烟，开汽车兜风，参加美国人的“派对”，活跃得很，也风流得很。不知道这些情况彭卫仁知道不知道？话说回来，知道了又能怎么样？鞭长莫及，彭卫仁如何约束得了她？唯一能做的就是拼了命地考托福，去美国。

彭卫仁最终放弃去美国的念头是在三年以后。一方面托福考试弄得他心灰意冷，精疲力竭；一方面美国那边彻底地不通音信，彻底地使彭卫仁死了这条心。他给我们班的一位同学写信说，这世界上没有什么靠得住的东西，所有的幸福都是水中月影，虚幻到了不忍仔细去看。那同学后来告诉我们，彭卫仁说来说去还是入世太深，不肯得过且过，所以才会从希望的顶峰跌到失望的深谷。又说，彭卫仁毕竟是农村里出来的，凭他有多聪明的脑袋，这些事上还是显出憨迂，当初詹小雨去了美国他就该自动切断这一条线，何苦浪费三年光阴去做一个热闹的美国梦？

说来说去，大家并不为彭卫仁不平，都认为这样的结局是

意料之中，情理之内。而彭卫仁在这件事情上倒暴露出他极不随和的脾气，弄得大家从此总跟他隔心隔肺似的。

彭卫仁到底是彭卫仁，一旦放弃幻想他就决心在学问上搏个高低。他跳过了硕士学位而直接报考博士生，还偏偏要考在詹天白教授门下。我已经说过了彭卫仁的脑袋在中文系所向无敌，除了贵族气的英语，他考什么都不在话下。而英语这玩意儿他已经日夜把玩了三年，博士生考试照例不考口语，这又无疑给他提供了极大方便。考试结果彭卫仁在全中文系考生中遥遥领先，总分居然比第二名多了三十几分！詹教授为有这样优秀的学生愿意拜在他门下做学问而欣喜异常，逢人就说中国的“红学”研究看样子后继有人了。

詹天白教授是否知道彭卫仁曾经当过他的“准贤婿”呢？谁也弄不清楚。反正在这之前彭卫仁没有进过他的家门，在这之后两人也从没谈过这方面的事情。詹小雨隔两三个月就有信写回家来，那些信甚至就躺在詹教授的书桌上，上面是彭卫仁熟悉的娟秀字体，夹着一行半行的英文单词和句子，彭卫仁不知怎么心里冷淡得很，丝毫没有想去亲近这些信的念头。

在教授这一边，对他这个学生真是好得没话可说了。除了悉心指导彭卫仁念书做学问以外，教授到处给他推荐发表论文，带着他出席各种学术会议，还准备跟他合作写一本专著。教授膝下只有一儿一女，儿子早已结婚成家住在别处，女儿又远在美国，教授夫妇便把彭卫仁当儿子待，留饭留菜，问寒问暖，粗重的活儿比如换煤气装烤火炉之类，教授就指派彭卫仁去干，丝毫不见外。

当先生的总喜欢聪明有出息的学生，詹教授当然也不例外。他把彭卫仁作为自己的衣钵继承人加以培养，希望他日后能为自己争辉。彭卫仁没有辜负先生的厚望，念博士生一年之后他

已经发表十数篇论文，开始在“红学”界崭露头角。如果照这样顺顺当下去，十年之后彭卫仁成为中国的“红学”权威是绝无问题的。当初詹小雨看上他的是出众的智慧，如今詹教授喜欢他的还是智慧。

然而事情的发展总难免会偏离人们设想的轨道，与大千世界的复杂变幻相比，人类的头脑总还是过于简单和纯粹。

彭卫仁那年已经三十一岁了。他中等身材，面容清秀而稍带些土气，衣着随便甚至过于朴素，一望而知是那种一门心思钻研学问的人。某种程度上，他的名气在中文系里已经超过一些年老的教授，成为众多本科生和硕士生崇拜的对象。这样的人绝对是一种危险人物，他们凡事要么不干，干起来便会认真到疯狂。

念博士生二年级的时候，他为本科生开一门《红楼梦》的专题讲座。第一天上课的时候他只在讲台上摊开一张巴掌大的条纹纸，纸上稀稀拉拉写了不多的百十个字，漫不经心中显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。而在整个讲课过程中，他根本没有朝那纸上看过一眼。他引经据典，东拉西扯，随口背出《红楼梦》中大段的诗词、小令、菜谱和药方，漫无边际和杂乱无章中时不时闪出智慧的火花，像沙地中的金砾一样闪闪发光，满堂学生听得津津有味，鸦雀无声。这是学生们公认的“才子”讲课的方式，他们很快为彭卫仁所倾倒，在心里承认他是“名不虚传”。

课上到一半的时候，彭卫仁很突然地提出几个问题。他面朝黑板，一边飞快地写下提问内容，一边信口说：“我随便喊几个同学的名字，请你们依次回答这些问题。”他就那么边写边报出一些名字：“邢玉玲，石挺竹，王雪，李小抒。”

全体同学面面相觑，惊讶他上第一次课就认识全体同学。其